

第一章

笑如春风



心灵的栅栏

人与月亮的距离并不遥远，因为人与人心灵间的距离更为遥远。

——王尔德

当玛格丽特的丈夫杰瑞因脑瘤去世后，她变得异常愤怒，生活太不公平，她憎恨孤独。孀居 3 年，她的脸变得紧绷绷的。

一天，玛格丽特在小镇拥挤的路上开车，忽然发现一幢她喜欢的房子周围竖起一道新的栅栏。那房子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颜色变白，有很大的门廊，过去一直隐藏在路后面。如今马路扩展，街口竖起了红绿灯，小镇已颇有些城市味，只是这座漂亮房子前的大院已被蚕食得所剩无几了。

可院子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上面绽开着鲜艳的花朵。玛格丽特注意到一个系着围裙、身材瘦小的女人，清扫着枯叶，侍弄鲜花，修剪草坪。

每次玛格丽特经过那房子，总要看看迅速竖立起来的栅栏。一位年老的木匠还搭建了一个玫瑰花格架和一个凉亭，并漆成雪白色，与房子很相称。

一天，玛格丽特在路边停下车，长久地凝视着栅栏。木匠高超的手艺令她几乎流泪。玛格丽特实在不忍离去，索性熄了火，走上前去，抚摸栅栏。它们还散发着油漆味。玛格丽特看见那女人正试图开动一台割草机。

“喂，你好！”玛格丽特喊道，一边挥着手。

“嘿，亲爱的！”那女人站起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我在看你的栅栏。真是太美了。”

那女人微笑道：“来，门廊上坐一会吧，我告诉你栅栏的故事。”

她们走上后门台阶，那女人打开栅栏门，玛格丽特不由得欣喜万分，她终于来到这美丽房子的门廊，喝着冰茶，周围是不同寻常又赏心悦目的栅栏。

“这栅栏其实不是为我设的。”那女人直率地说道，“我独自一人生活，可有许多人到这里来，他们喜欢看到真正漂亮的东西，有些人见到这栅栏后便向我挥手，几个像你这样的人甚至走进来，坐在门廊上与我聊天。”

“可面前这条路加宽后，这儿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你难道不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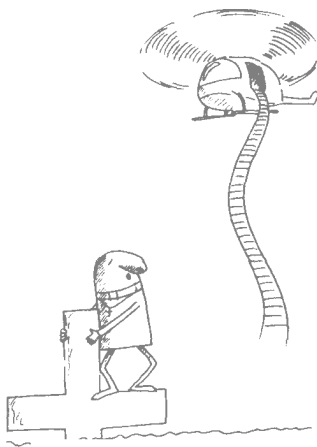
“变化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铸造个性的因素，亲爱的。当你不喜欢的事情发生后，你面临两个选择：要么

痛苦愤懑，要么振奋前进。”

当玛格丽特起身离开时，她说：“任何时候都欢迎你来做客，请别把栅栏门关上，这样看上去很友善。”

玛格丽特把门半掩住，然后启动车子。她内心深处有种新的感受，她没法用语言表达，只是感到，在她那颗愤懑之心的四周，一道坚硬的围墙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整洁雪白的栅栏。她也打算把自家的栅栏门开着，对任何准备走近她的人表示出友善和欢迎。

给真爱一个空间：敞开心灵的栅栏，向所有的人开放，于是你获得了整个世界。我们要时刻抓住生活中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一生。没有变化的生活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有些人总以为自己的生活不可改变，而从不试图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美好的生活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生命的平分

人间的真情是融化一切困难的烈焰
面对真情谁也无法抗拒。

——亨利

男孩迪克与他的妹妹琼相依为命。父母早逝，琼是迪克惟一的亲人。所以迪克爱琼胜过爱自己。

然而灾难再一次降临在这两个不幸的孩子身上。妹妹染上了重病，需要输血。但医院的血液太昂贵，迪克没有钱支付任何费用，尽管医院已免去了手术费。但不输血妹妹就会死去。

作为妹妹惟一的亲人，迪克的血型与妹妹相符。医生问迪克是否勇敢，是否有勇气承受抽血时的疼痛。迪克开始犹豫，10岁的他经过一番思考，终于点了点头。

抽血时，迪克安静地不发出一丝声响，只是向着邻床上的妹妹微笑。

手术完毕后，迪克声音颤抖地问：“医生，我还能活

多少时间？”

医生正想笑迪克的无知，但转念间又被迪克的勇敢震撼了：在迪克大脑中，他认为输血会失去生命。但他仍然肯输血给妹妹，在那一瞬间，迪克所作出的决定是付出一生的勇敢并下定了死亡的决心。

医生的手心渗出了汗，他握紧了迪克的手说：“放心吧，你不会死的。输血不会丢掉生命。”

迪克眼中放出了光彩：“真的 那我还能活多少年？”

医生微笑着，充满爱心地说：“你能活到 100 岁 小伙子，你很健康！”

迪克高兴得又蹦又跳。他确认自己真的没事时，就又挽起了胳膊——刚才被抽血的胳膊 昂起头 郑重其事地对医生说：“那就把我的血抽一半给妹妹吧，我们两个每人活 50 年！”

所有的人都震惊了，这不是孩子无心的承诺，这是人类最无私纯真的诺言。同别人平分生命，即使亲如父子，恩爱如夫妻，又有几人能如此快乐、如此坦诚、如此心甘情愿地说出并做到呢？

给真爱一个空间：人最伟大的精神是爱，把爱献给自己最喜欢的人是一种幸福；人最伟大的存在是生命，把生命献给自己最喜欢的人也是一种幸福。

深深的体谅

善良的宽广胸怀可以使人们忘记一切世俗的恩怨，而只剩下对他人的关心。

— 沃尔特

康娜的弟弟杰恩斯是初出茅庐的画家，居住在西班牙的马约尔加岛。那是康娜母亲到西班牙看望弟弟要返回美国那天发生的事情。

一大早，母亲和弟弟气喘吁吁地把两个大旅行箱从那座具有 200 年历史的古老公寓的 4 楼搬下来，他们把旅行箱放在几乎无人通过的路边，坐在箱子上等出租车。

马约尔加岛不是大城市，出租车不会经常往来，当然也无法通过电话叫车，只能在路边等着。谁也不知道出租车何时能来。

康娜的弟弟因为已在岛上住了 3 年，很了解这种情况，所以显得坦然自在。马约尔加岛的生活与华盛顿快节奏的生活截然不同。

大约过了 20 分钟，从相反车道过来一辆出租车，杰恩斯立即起身招手，但他看到车内有乘客时就放下手，出租车缓缓地驶去。

然而那辆车驶了 30 米左右就停住了，那位乘客下车了。

“噢，真幸运，那人在这里下车呀。”

从车内走出的是一位看起来颇有修养的老绅士。杰恩斯对这个偶然感到很高兴，并迅速把旅行箱装进车的后背箱。

坐进车后，杰恩斯告诉司机：“去机场。”并说：“我们真幸运，谢谢你。”

司机耸了耸肩膀说：“要谢，你们就谢那位老先生吧，他是特意为你们而提前下车的。”

杰恩斯和母亲不解其意，于是司机又解释道：“那位老先生本想去更远的地方，但是看到你们后就说：‘我在这里下车，让那两位乘客上车吧。这么早拿着旅行箱站在路边，一定是去机场乘飞机的。如果是这样，肯定有时间限制。我反正没什么急事，我在这里下车，等下一辆出租车。’所以你们要谢就谢那位老先生吧。”

杰恩斯很吃惊，他恳请司机绕道去找那位老先生。当车经过老先生身边时，杰恩斯从车窗大声向那位悠然地站在路边的老先生道谢。老人微笑着说：“祝你们旅途愉快。”

后来杰恩斯在给康娜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对他人的体谅与那位老先生相比，程度完全不同。我即使体谅他人，自己在心里也会想：能做到这点就不错了……自己随意决定体谅他人的限度，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现在真想成为像那位老先生那样的人，成为那种不经意之中就流露出对他人深深体谅的人。”

给真爱一个空间：我们对那些具有伟大人格的人，心中总充满了尊敬之心。其实在生活中 只要我们为他人多考虑一些 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我们也会成为品格高尚者。



街对面的真心

没有什么东西比爱更能治疗那些伴随灾难而来的痛苦。

——惠特曼

当那个漂亮迷人的女人拄着一根盲杖小心翼翼地上车时，全车的乘客都对她报以同情的目光。她把车钱付给司机，摸索着走到司机留给她的座位，然后坐下来，将公文包放在膝盖上，那根白色的棍子就靠在她的腿边。

她是 34 岁的苏珊，一年前由于一次医疗上的误诊，她在突然之间失去了视力，从此被抛入黑暗、愤怒、沮丧和对自我的怜悯之中。

阴云笼罩着苏珊曾经乐观的心灵。每一天她都在痛苦沮丧与疲惫不堪中度过，而她惟一所依靠的就是她的丈夫——马克。

马克是一位空军军官，他深深地爱着苏珊。当看到失明令苏珊那么沮丧与痛苦时，他便决心帮助妻子鼓起勇

气与信心去开始新的生活。马克的军旅生涯曾训练他如何面对任何困难，但是他知道这一次却是最为困难的一场“战斗”。

最终，苏珊感到自己可以回去上班了。可她该如何到那儿去呢？她过去是乘公交车，但现在害怕一个人去。她还是如此脆弱，失明引起的怨恨还没有从心中消除。这个时候提这些，她会怎么想？

正如马克所预料的那样，苏珊害怕再搭公交车。

“我是个瞎子！”她愤怒地说，“我怎么知道自己到了哪儿？我想你是嫌我累赘了，想扔下我不管了！”

苏珊的这番话让马克的心都要碎了，但他知道什么是必须做的。他向苏珊保证每个早晨和晚上都会陪她一块乘车接送她直到她完全能够应付为止。

事情就按照马克所说的那样开始了。接下来的整整两个星期，马克身穿制服，每天都同苏珊一起搭车。

每天早上他们一起出发，把她送到地方以后，马克再乘出租车去自己的办公室。终于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苏珊离家前，伸出胳膊搂住马克——她的同伴、她的丈夫、她最好的朋友。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为马克的忠诚、耐心，以及对她的挚爱而深深感动。她对他说再见，之后——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第一次各自走各自的。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每一天苏珊都很顺

利，她以前从没感到这样好过。她成功了！她终于可以自己上班了！

星期五早上，苏珊像往常一样坐车去上班，当她付车费时，司机说：“孩子，我好羡慕你。”

司机的话让苏珊感到纳闷，于是她反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司机说：“你知道吗，过去几天，每个早上，在你下车时，都有一个穿一身军装、长得很帅的小伙子站在拐角对面的街上注视着你，在确定你安全地穿过街道并走进办公室以后，他会向你的方向抛一个飞吻，然后才转身离开。你真是一个幸运的女人。”

给真爱一个空间：苏珊如此的幸运，是因为马克所给她的不仅仅是视力所能代替的，还有她不需要见着就能感到的珍贵的礼物——那是爱情，是爱情给她的黑暗世界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共同的信赖

真正的信赖只存在于互相了解，并愿为对方不惜付出一切的人之间。

——托马斯

心理学教授恩科带着一群学生做实验。他先让同学们面朝他站成两排横队，然后，命令后一排的同学做好救助准备，待他喊了“开始”之后，前一排同学就往后一排相对位置的同学身上倒，他说：“前面的同学别有顾虑，要尽力往后倒。好，开始！”

前排的同学们嘻嘻哈哈地笑着，按照恩科教授的指令，身子一点点向后倾斜，但是，大家明显地暗自掌握着身体的平衡，并不肯把好端端的自我撂倒到后面那个人的身上；后排的同学本来已经拉开了架势，预备扮演一回救人危难的英雄角色，但是，由于前面送过来的重量太轻，他们也只好扫兴地用手轻触了一下别人的衣服就算完事。

可是，这里面有个例外——一位男生在听到恩科教

授的指令之后，紧紧地闭上了双眼，十分真实地向后面倒去。他的搭档是一位小巧玲珑的女生。当她感到他毫不掺假地倒过来时，先是微微一怔，接着就倾尽全力去抱住他。看得出她有些力不自胜，但却倔强地抿了唇，誓死也要撑起他……她成功了。

恩科教授笑着去握他和她的手。告诉大家说：“他俩是这次实验中表现最为出色的人。这位男生为大家表演了‘信赖’——信赖是什么呢？信赖就是真诚地抽干心里的每一丝猜疑和顾忌，连眼睛都让它暂时歇息，百分之百地交出自己。这名女生为大家表演的则是‘值得信赖’——值得信赖其实是信赖催开的一朵花，如果信赖的春风吝于吹送，那么，这朵花就有可能遗憾地夭折在花苞之中，永远也休想获取绽放的权利；当然，如果信赖的春风吹得温暖，吹得和谐欢畅，那么，被信赖的人就被注入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就像你们看到的那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女生可以扶起一个虎背熊腰的男生，一只充满了爱意的手可以托举起一个美丽多彩的世界。同学们，值得信赖是幸福的，而信赖他人是高尚的。让我们先试着做高尚的人，然后再去做幸福的人吧。”

给真爱一个空间：在生活中，人们渴求他人的信赖，希望别人能相信自己，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向他人付出信赖呢？在我们要求别人信赖自己时，最好先问一下自己。

同情的施舍

世界上的诸物是平等的，我们不能
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他人。

——史提尔

汉斯昂着头，大步地走着。他没带遮阳伞，对灼人的烈日毫不在意。汉斯恪守自己的处世原则，他天生一副傲骨，不屈从于任何人和事。他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却从未指望得到旁人的任何恩惠，追求的只是一辈子活得有尊严、有骨气。

汉斯正走着，一个黄包车夫来到他身边。车夫摇着铃铛问道：“先生，你要车吗？”汉斯转过头去，发现那个人瘦得皮包骨头，目光里似乎包含着贪婪的神情。

“只有那些没人性的家伙才会以人力车代步。”这是汉斯坚定不移的观点。他用那粗布缝制的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连声说道：“不，不，我不要。”一面继续走自己的路。

黄包车夫拉着车子跟在他后面，一路不停地摇铃。突然间，汉斯的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也许拉车是这个穷汉惟一的生存手段。汉斯是个有学问的人，许多概念——平等、穷苦人、上帝、劳动分配、农村的赤贫、工业、封建主义等等，片刻之间都闪进了他的脑海。他又一次回头看了看那黄包车夫——天哪，他是那样面黄肌瘦，汉斯心里顿时对他生出了怜悯之情。

黄包车夫摇着铃铛，又招呼汉斯道：“来吧，先生，我送您，您要去哪里？”

“去百老汇。你要多少钱？”

“6美分。”

“好吧，你跟我来！”汉斯继续步行。

“请上车，先生。”

“跟我走吧！”汉斯加快了脚步。

拉黄包车的人跟在他后面小跑。时不时地，汉斯回头对车夫说：“跟着我！”

到了百老汇，汉斯从衣兜里掏出6美分递给黄包车夫，说：“拿去！”

“可您根本没坐车呀。”

“我从不坐黄包车。我认为这是一种犯罪。”

“啊？可您一开始就该告诉我！”车夫的脸上露出一种鄙夷的神情。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拉着车子走开了。